

幸

福

央视新版《射雕英雄传》片尾曲词作者

原创音乐小说

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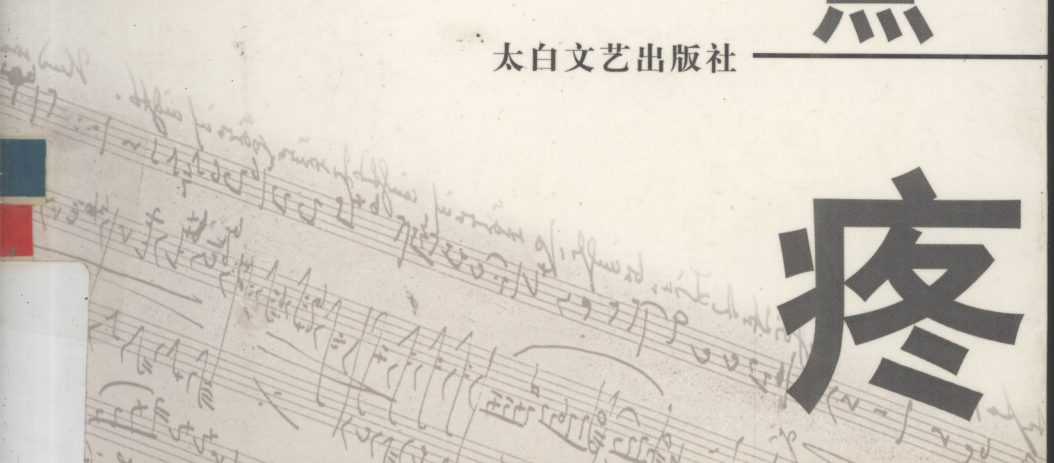
有

磊子

点

太白文艺出版社

疼



幸

得

有

点

疼

疼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幸福得有点疼 / 磊子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2. 9

I. 幸… II. 磊… III. ①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1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069066号

幸福得有点疼

磊子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信达雅印务公司印刷

880 × 1230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页 25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605 - 030 - 1 / I · 004

定价: 19.5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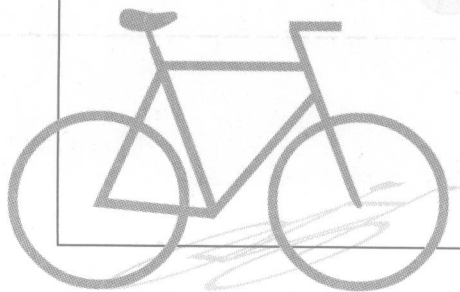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710043)

我正站在一条向东的路上勇敢西进。

磊子



目录

幼小心灵的创伤

1

哭 城

79

对我这样的老男人你还能说些什么呢

105

127

五毛钱一把的爱情

拴住他爹

164

我的昭陵六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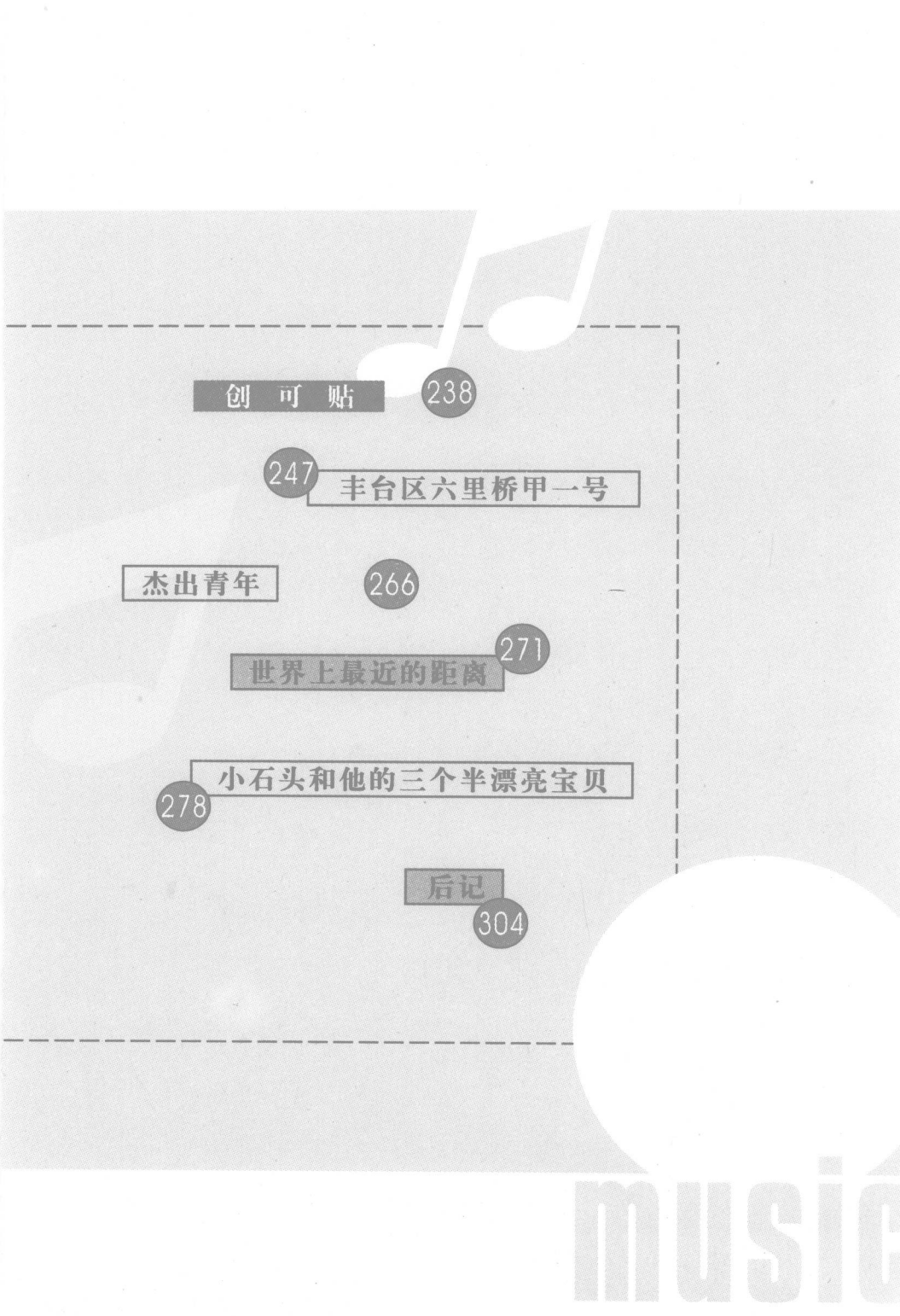
178

中国病人

195

原 味

216



创 可 贴

238

247

丰台区六里桥甲一号

杰出青年

266

世界上最近的距离

271

小石头和他的三个半漂亮宝贝

278

后记

304

music

幼小心灵的创伤

我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天使，是从漫天的雪花飞舞中来到这个世界的。小的时候我这么以为，长大了我也这么以为，也许老了以后我还会这么以为。天使在一般人的概念里是圣洁而美丽的，生着一双翅膀，头顶还有光环。我的诞生或者说是降临人世，也像天使一样带有些许神秘色彩。

据我妈说，20 世纪 70 年代的最后一天那个夜晚产房突然停电，当医务人员手忙脚乱地连蜡烛都用上了时，我尖锐的哭声刺破了黑夜。要注意，我是在本来属于难产的我妈碰上停电、她感觉万念俱灰时突然滑出来的。当时护士们还没注意到，也没来得及用手打我的屁股，但我因为不喜欢黑夜而主动哭了出来。好像这种事情在医学史上都不多见，仅比那些一落地就笑呵呵的人少一些。而当我尖锐的哭声刺破了黑夜以后，电也来了，时光一下子进入了 80 年代。

面对光明，医生护士都说是我为他们这所即将深入改革的省级人民医院带来了好运。我是他们医院在 20 世纪 70 年代接生的最后一个孩子，一个皮肤白里透红、与众不同的漂亮女婴。当时不相信我是他孩子的我爸却不在我们母女身边。

天使来到这个世界以后，是不需要别人给带路的。我从小就表

现出了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潜意识里,我要求我的羽翼在一天天的自我感觉良好中丰满起来,于是我也成了我们那个大院孩子的一面旗帜。他们都说,这孩子真野!

和我玩得最好的的是一个离我家五六百米,并不怎么门当户对的邻居孩子,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就是一个阳光灿烂的邻家大男孩。他出生于 1977 年 2 月 1 日,属龙,叫汪雷。汪雷是我妈在大院所喜欢的为数不多的孩子中的一个,性格很难说,不过有时候挺腼腆。

我感觉我是从四岁起才认识他的,因为四岁以前的记忆实在是有点模糊不清了。而四岁以后我却能什么都知道,可能这也是我自认为是天使而与平常孩子不同的原因吧!但我妈告诉我,汪雷哥哥见我的第一面就是在那个停电的 70 年代最后一天那个夜晚。他发烧被他爸送进医院,他爸对他讲大院里可能还有一个孩子要在今天出生,不知是弟弟还是妹妹,汪雷就吵闹着要求去看。那时他虽然刚学会说话和走路没多久,但从儿科到妇产科之间的那层楼梯却是他自己爬的。等他爬到,我也刚好从产房里被推出来,护士让他摸了摸我的脸,我还冲着他嘻嘻笑了笑。他的发烧也就好了。

当我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孩子,不能和汪雷他们一起站着撒尿比远时,我就感觉到了汪雷对我比对其他女孩不同。比如他经常傻傻地看着我叫妹妹,并冲我笑。我知道他是独生子,所以搞不太清楚他这句妹妹代表什么。而他的笑则显得特别异常,用今天的话讲就是暧昧,让人总觉得包含着特殊含义。

平常在家,他爸妈虽然不总惯着他,但对他还是特别好。在吃的方面、玩的方面,他甚至比我要强。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庭幸福。

而与此同时,我和我妈则过着比大多数人更为艰难的日子。我那没见过几次面的爸爸和我妈离婚了。他们是 80 年代初最早敢于离婚的中国人之一,得有莫大的勇气,这一点我至今仍佩服他们。其实他们曾经是深深相爱过的。我爸祖籍浙江,我妈祖籍山东,却都从小在上海长大,后来插队到了江苏。两个当初情投意合上山下乡的



知识青年爱的火花擦到了一起,也曾那么灿烂。可是后来我爸从南京峨山钢铁厂考上大学,成了上海戏剧学院编剧系的一名大龄学生,我妈却返城当了峨山服装厂的工人,俩人就在生我的时间问题上产生了矛盾。我爸要先以事业为重,我妈却想有个伴,一意孤行,在某个夜晚某个环节做了些手脚。我爸觉得我不可能是他的孩子,两颗心就出现了裂缝。而实际上无论从相片还是从长相,我现在看起来都更酷似年轻时候的父亲。他纵然从我初具雏形就后悔,也无法换得两个相依为命的女人原谅了。

汪雷他爸也许是看到这一点的缘故,对我们母女特别好。他是从一个部队转业回来的党员干部,还参加过对越自卫反击战,在我们峨山钢铁厂担任保卫科科长。那时我们峨山的矿业还没组建集团,只有相邻的几个大厂,矿区周围极不安全。他爸就带着若干人马昼伏夜出,专抓鸡鸣狗盗之徒。有时候家属院被盗的一些东西,如米、面、锅碗瓢盆、自行车之类,要是找不到失主就会被充公,而充公实际上也就属于他们保卫科了。因此除了那些倒买倒卖铝锭、钢材、粮食、汽车的人,他们也算是先富了起来。

汪雷他爸对我们家的好则表现在他经常嘱咐汪雷拿一些苹果梨桃月饼之类的东西给我和我妈。我妈总不愿收,但汪雷总是一放下就走,而且他人小拿的又不多,令我妈哭笑不得。我则不管,有东西就吃,并且大嚼大咽。我妈说傻丫头你这样嘴馋,长大怎么嫁得出去呀!

我说我才不管呢,没人要就算了,反正我又不愿意嫁人。

我妈只当我是在儿戏。

我和汪雷在一起的时候多半不愿意找别人玩。很多人说我爸妈离婚了,打小爱打爱闹是疯丫头,还说汪雷是保卫科长的臭小子,于是就只有我们俩人静静地呆着。同在一个大院的罗保和贝贝也爱来凑热闹,像跟屁虫一样要过家家,但也没太多在一起玩过。我们这些四五岁的孩子能讲些什么话呢?想起来挺好笑,无非是常常念叨幼儿园老师教的——“你拍一,我拍一,长大以后开飞机;你拍二,我

拍二，不听话是傻蛋儿；你拍三，我拍三，穿衣服要自己穿……”

好像这些童谣各地的版本都不同，但在我们南京，当时的基础教育就是这样的。如果那阵子的生活就这么一直过下去，我也不可能在那个年纪就成熟得像一个成年人，也许今天就跟满大街挽着男朋友胳膊游走的快乐小女孩没有区别。命运没有这样安排。我在四岁半以后就注定要开始领略人间的莫名忧伤，把自己的情感同一个小男孩紧紧联系在一起，然后提早进入角色，不知不觉地坠入命运的深渊……

汪雷这个小男孩在幼儿园里本来极受老师喜爱，因为他长得很精神（那时还没用帅和酷这些词），普通话又标准，属于老戴小红花摘流动红旗那种人。但在一次玩“老鹰抓小鸡”的游戏时不小心犯了大错，他撕破了扮演老鹰的女老师小英那条男朋友刚送的、她刚穿上的的确良花裙子，让她在全体小朋友和部分家长面前春光乍泄。因为小英平日里就比较凶悍，我们都暗地里把她叫“老鹰”，老鹰就一下子气急败坏，在汪雷脸上印了五个指头，并喊了一声流氓。这才让六岁的正玩到兴头上的幼儿汪雷莫名其妙并感到特别委屈，禁不住哭了起来。

我可以做证，当时我也是若干小鸡中的一员，并且就在汪雷的身后，他的举动并不具有故意性和流氓行为的特征。可惜当时我和在场的所有小朋友、大人一样把目光停在了老鹰雪白的大腿和粉色的红印花小内裤上，没有及时地反应过来，要不然凭我现在的风格，我一定立即冲上前去说你为什么打人？你老师有什么了不起！你不知道他还是个孩子？啊？……

当时这件事的影响蛮轰动的，在嵎山幼儿园的历史上仅仅亚于1974年9月13日当时的幼儿园园长脖子上被造反派挂破鞋后在一间玩具仓库自杀的事件。老鹰把保卫科科长儿子都打了，老鹰还想不想干？但老鹰的男朋友是咱们钢铁厂厂长的儿子，保卫科科长又能惹得起厂长吗？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汪雷那小家伙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扒女老师的裙子，肯定和他老子脱不了干



系,得好好加强教育!一定要严肃批评!……这都是当时这件事发生后周围同志们的议论。八十年代初的中国,大人们之间说的很多话小孩子一点都不懂,不像现在,哥们儿姐们儿聊点儿什么,随便问一个三岁小孩都知道。

老鹰的男朋友叫何凡,在厂供销科工作。他听说这件事以后,怒气冲冲去了汪雷家。汪雷他爸刚刚下班,正被他妈指挥找汪雷吃饭,还不了解情况。何凡说你知道吗,一条刚买的的确良裙子,是我托我爹从广州带回来的,我女朋友刚穿上,就被你们家小色狼撕破了!

汪雷他爸一个劲儿地赔不是:是我教子无方,教子无方,对不起,裙子多少钱,我赔我赔!

汪雷他妈却在听到汪雷被不速之客称为小色狼之后火冒三丈,拿起正在炒菜的锅铲就冲出了厨房:你说谁?你说谁?你说谁是小色狼?你有种再说一遍,看我不打烂你的嘴!

何凡一下子傻了,他压根儿就没想到保卫科科长老婆反而比保卫科科长更难对付,嘴里喊着“你等着你等着”,拔脚便溜。

真是老虎不发威,你当我是病猫啊!汪雷他妈余怒未消。

汪雷他爸对汪雷他妈说,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吧!

汪雷他妈说,你看你刚才那个窝囊样子,还搞保卫呢,简直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他不就是厂长的儿子吗?厂长怎么了,还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员?要是不讲理就把他打倒!

汪雷他爸说,又来了,还是“文革”那种思想。

汪雷他妈说,他们是怎么上台的你还不清楚吗?逢场作戏,见风使舵罢了,哪像你,就那点能耐!

汪雷他爸说,好好,我无能,我无能,你能把他们打倒。

汪雷他妈说,那还不快去把孩子找回来!这孩子,扯哪儿不好?扯裙子,那么多人看!真是的!

那个中午汪雷没有回家,家里的午饭都放凉了还没有他的踪影。汪雷他爸找到了幼儿园,找到了老鹰,找到了好多人甚至刚喊过你等着你等着的老鹰的男朋友何凡,还是没有找到汪雷。要知道我

们居住区后面就依着山弯,虽然没有狼虫虎豹,却也有不少陈仓暗道!老鹰不禁有点害怕,怕汪雷万一丢了给自己惹来麻烦,提出放我们大家的假,让小朋友去找小朋友。按说她这是个高招,因为儿童通晓儿童的心理,老鹰猜也许我们知道汪雷的藏身之处。可我们哪想得到那么多!老鹰平时对我们太凶了,她又有个鹰钩鼻子,我们这些小鸡好不容易才得到自由,还是赶紧都回家玩捉迷藏吧。不是小朋友们当时不在乎汪雷,也不是他的安危与大家无关,而是我们都还那么小,哪能想那么多呀!

我和罗倮、贝贝等几个小伙伴回到家,我妈已经不知从哪听说了这事,她好像很焦急:小小,雷雷找到没有?

我说还没有。

我妈说,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我说不知道。

在我们正说话的时候,汪雷他爸来了。他也问我知不知道汪雷在哪儿。我不懂他们为什么要那么着急。其实汪雷现在肯定正躲在一个无人的地方暗自窃笑呢!他能把小朋友都害怕的外号老鹰的女老师的裙子一把拉下来,真勇敢!汪雷他爸却在和我妈分析着汪雷可能去的地方,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可都找过,没有!他们自然没有分析在他们看来汪雷不可能去的地方。

于是我幼小的心灵里突然萌生出一股冲动:我真的应该去找找他。我骨子里的野性让我觉得目前玩是次要的,而找到汪雷却可以证明我的能力。我告诉我妈说我要出去和小朋友玩,妈答应了并嘱咐我不要回来太晚。但我刚迈出门,她突然又叫住我。我以为她要变卦,谁知她拿出一串钥匙用绳拴住挂在了我的脖子上。她说过一会儿她也要出去帮忙找汪雷,也许我得自己回家,踮起脚尖自己开锁。这是我们家门上的钥匙,我妈第一次把钥匙给我。那串铜质的印着上海字样的钥匙在太阳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泽,漂亮极了。我带着满心的兴奋和激动摸着钥匙,这意味着我长大了吧!

汪雷他爸站在我家门口,意味深长地说:这是小小她父亲以前



用过的吧？

我妈说嗯！

我在当时那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中向外面走去。我一手抓着钥匙，一手拂着路边的草尖，在太阳那充满铜质的光芒里闭着眼睛，凭着自己的感觉不断前进。那时的路上，车辆不多，我可以放心大胆自由自在天马行空。可不知不觉，茫茫然中我却又返回了幼儿园。我不想进去，不想看到下午放了假的空荡荡的幼儿园弥漫出一种失踪与冷清的气息。我要绕开他们，不能让值班的老师阿姨们发现。于是我沿着外延的围墙，慢慢融入了足可以淹没我身高的绿草之中。我漫无目的地向前走着，泥土的气息和渐远的高墙使我陶醉在午后的温暖里，感觉自己像一只不停跳跃谁也捉不住的蚂蚱。可是很快，我的脚步就突然停住了。

我的头发根处莫名其妙地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它让一个四岁半的小女孩的心理突然间变得害怕起来。这是一所孤独的房子，周围被荒草所淹没，生锈的大铁门上黄的红的绿的痕迹让人顿感荒凉。我突然想起大我们几岁的孩子在给我们讲起鬼故事时所描述的情景，幼儿园园长在一间玩具仓库自杀。这就是那间玩具仓库？我脑子想着他们说的“锈门、铁窗、瓦都碎了，红砖墙右面有个刚好容得下一个头的黑洞……”不禁毛骨悚然。

这间房子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48年，当时它是国民党守军在岷山修建的弹药库，而我们的幼儿园就是国民党军队的旧兵营，住过他们一个排。自杀的幼儿园园长据说就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被驻守在这里的匪兵给糟蹋了，当时自杀未遂，没想到二十多年后又被一群流氓造反派挂上破鞋，逼死在已改为玩具仓库的弹药库里。这已撂荒的地方大人们是不让小孩来的，他们说这里阴气太重，有鬼。我真的想跑了，刹那间脑子里的幻象都变得恐怖起来，阳光也变成了扎向我眼睛的利刺。

妈呀！妈妈！可能人们在感到孤立无援时都会首先想到妈妈，反正我是想到了，可又不敢大声喊出来。看着四周的草都张大嘴准备

恶狠狠地扑向我，我想要哭了。同时我也真正听到了哭的声音，声音是从弹药库里或者说玩具仓库里传出来的。一刹那间我恐惧到了极点。我真后悔那么冒冒失失地出来，在家多好啊！我妈和汪雷他爸都会保护我，可是现在，我的天哪！

当我的紧张劲使我连最起码的迈脚都忘记时，我突然慢慢变得放松，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我觉察到这是个小男孩的哭声，或者说轻微的抽泣。他就是——汪雷！这种预感还没得到确认，突然，吱呀一声，那扇铁锈的大门猛地打开了。我还没回过神，腿已软了，一下子就被吓倒在地昏了过去。

我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一间屋中，阳光从破旧的窗户斜斜地晒进来，照耀在我的身上，使我觉得微微有一丝暖意。我揉揉眼睛，一眼就看见了汪雷。他紧挨着我，沉沉地睡着，眼帘的睫毛上还挂着未干的泪珠，脸上凝固的泪痕看上去也像刚刚爬过的蚯蚓。这是哪里呀？他怎么会和我在一起？我的身下垫着一层薄薄的绿草，我的面前放了几个面目可憎又吓了我一跳的大头娃娃，脚那边还有几把木头枪、大牛皮鼓、黄铜锣、看上去很高的房梁、被一个大头娃娃堵死的容得下一个头的黑洞……这就是那间玩具仓库。

啊，女鬼，我怎么会在这里？我的恐惧再一次占了上风，急忙摇醒汪雷，快跑！快跑！

汪雷一下子被惊醒，你怎么了？

我说快跑快跑！这里不能呆！

汪雷说怎么了？

我说你不知道那个鬼故事？

汪雷说知道。

我说知道你还敢呆？

他说这没什么，这间房子蛮好的。妹妹，别怕！

他摸了摸我的头。不知道为什么，听了 he 这一句“妹妹，别怕！”感觉到他手心的温度，我竟然真的不害怕了。

我望着这个比我大两岁的男孩子脸上那种坚毅的表情，慢慢地



笑了。他居然会跑到这种地方来，真是有胆量。可汪雷其实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勇敢，他只是被老鹰抽了一巴掌后觉得委屈，在场那么多人的没有一个站出来替自己说句公道话，他不得不离开幼儿园，而出门后也没人追上来，他又不敢回家，就沿着围墙走啊走啊，也像我一样走近了这所孤独的房子。不过，在他也准备逃离时，他意外地发现脚底下有一把钥匙，一把论尺寸和房门上的大铁锁正合适的钥匙。他就把这把钥匙捡了起来，并用了很长时间决定自己究竟应不应该试着打开那扇尘封的门。

最终，他的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因为他找到了一条足以说服自己的理由：他今天已经承受了比死更难受的羞辱，而打开这扇门，大不了一死，因此没什么可怕。我不知道他六岁的脑瓜怎么就能想通这么深奥的道理，也不知道他小小的力气怎么就能把昏迷的我拖进或背进这扇门，但现在我知道他确实拿这把钥匙打开了这扇尘封的门，而且他又把这把钥匙穿在了我脖子上的钥匙环里。

我们在这间屋子究竟呆了多久我不知道，反正在这段时间我吃了他藏在衣服里的一个苹果。是和他一起咬的，大概各咬了一半，吞了对方的口水。我还在那个堵黑洞的大头娃娃下面的砖缝中找到了几颗生锈的子弹和子弹壳，汪雷把它们揣进了兜里。

我们还进行了一次短暂的争论。我说当时我听你在里面哭。

他说没有，我没有哭。

我说真的是你的声音。

他说不是，也许是女鬼吧！

这句话说出来以后我们俩人突然都感到背后一寒，浑身发冷。自己吓唬自己真是能把人给吓傻啊！况且，每个人其实都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勇敢。我们望着窗外就要落山的太阳，异口同声地说，快点回家吧！

本来我们逃也似的脚步是可以很快把我们带离那里的，可是我们在窜出门后都决定应该把门重新锁上。钥匙在我这，可我是女孩子，我又够不着那把锁。于是汪雷又从我脖子上摘下了钥匙，战战兢

兢兢地走回门口，吱呀拉好铁门。然后他找了半天钥匙，好不容易才把锁打开又挂上锁住。这时我一直在离他五米的地方注视着他。看着这个小男孩在完成一件其他男孩不敢完成的事情，他的背影在瞬间变得像他爸一样高大。这一幕至今仍清楚而深刻地印在我的记忆当中。

不过随即我又笑出了声，因为汪雷在锁好门后一转身的时候裤脚被门边的铁丝勾住了，他以为是女鬼拉住了他，叫了出来。他喊的不是我的名字，不是鬼，而同样也是“妈呀！”随即他一用力把裤脚撕裂了，紧跟着跑到我身边，说快跑，有鬼！

我说不是鬼，是铁丝！

他这才缓过神吐了一口气，回头对那所孤独的房子说，老子才不怕你呢！

夕阳终于落在了山的那边，黑暗由淡变浓，而我们已经抢在天黑之前走出了那片没什么希望的田野。一路上我都在想着那所房子，它孤独地矗立在那里几十年了，它不会害怕吗？那里真的有过国民党兵，有过女鬼吗？我拉着汪雷的手，却发现他的手心也在出汗。

我对他说如果刚才真的有鬼，你会救我吗？

汪雷说会的，我肯定会救你。

我说那鬼吃了你怎么办？

汪雷说，这个嘛，我有拳头，她吃不了我！

他的表情很有意思，一副认真负责的样子写在脸上。突然，他又笑了起来。

我问他你笑什么？

他说鬼如果想吃人的话，也会先吃你，因为你是女孩，肉嫩嫩的。

我气得撅起了嘴，瞥了个冷眼后一把甩开他，独自向前走。

汪雷赶紧追了上来，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其实鬼没什么可怕，你是天使，她伤害不了你！

我的脚步停住了。除了我妈妈和我自己，从来没有人对我说我



是天使，我在亲生父亲面前甚至得不到他的正眼，而汪雷说我是天使。那时我还不知道，汪雷见我的第一面就是在那个停电的七十年代的最后一天那个夜晚，漫天飞舞的雪花带我来到这个世界，我的微笑治好了他的发烧，他是看着我出生和长大的……

我们走进了大院，院子里到处都有炊烟的气息和父母亲喊某个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我和汪雷越往里走，他越心虚。他害怕他爸妈会因这件事揍他。他不光撕破了老鹰的裙子，还一个中午一个下午在外不归，让很多人去找他。这太可怕了，一个六岁多的男孩要为这样的事情负责，除了屁股上挨板子，还有什么别的方式呢？于是我们俩决定应该先到我家去，这样会安全些。

到我家后，门虚掩着，屋子里却没人。奇怪，桌子上的饭还是热乎的。我们俩洗了手，抓起大馒头就啃了起来。这是汪雷第一次在我家吃饭。平时我妈叫他他都不肯，可能这次真是饿坏了吧！我们吃得正香的时候，也就是汪雷嘴里正嚼着一块冒油的炒鸡蛋的时候，门外传来一阵唧唧喳喳的声音。是我们那帮小朋友。汪雷想要藏起来，可是我家实在很小，床底下还塞着箱子，所以还没来得及找到地方，小朋友们就进来了。他们都叫了起来，在这在这，阿姨，他们都回来了。

走在最后面的是我妈。原来她见我这么晚也没回来，不禁着急起来，到各家各户去问小朋友有没有和我一起玩的，结果都说没有。她急了，想让小朋友帮忙想想我们可能去哪儿，我会不会和汪雷在一起，没想到我们已经回来了。她又惊又喜，冲过来一把抱住了我俩，说你们这两个孩子，跑到哪儿去了，把人都给急死了！

按说从女鬼的冰冷恐怖中回到母亲的温暖怀抱里，我应该感到幸福并且激动得流出眼泪才对，但不知为什么我总是想笑。我想此时汪雷的心情应该和我一样快乐，没想到他却哭了。这个害臊的小男人，怎么搞的嘛！许多小朋友幸灾乐祸地说羞羞羞，把脸扭……可他越哭越响，搞得我妈松开我，连忙去抚慰他。小朋友们也不敢起哄了，而是把目光盯在了我家饭桌上。

music